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奏議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臣陳斐謹題爲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

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臣惟祛弊有要啓以利

則弊斯祛杜妄有方褒其真則妄斯塞止殺有術

賞招徠則殺降之患斯免招降非小務也招之多

則邊圉復舊克實殺降非小害也殺不已則邊氓

靡有孑遺今人皆知憤乎邊事之日非而不知其

本于邊勢之日弱人皆知邊勢之日弱而不知其

西之... 卷之三
本于邊氓之日削士氣之日消夫投虜者日衆而
投歸者被戮邊氓焉得不日削不思殺真虜以敵
愾惟欲殘被虜者以冒功士氣焉得而不日消此
臣之所以平生憤恨不平而今欲得以矯正其奸
祛除其弊振刷其弱而鳴之于 君父之前也案
查先准兵部咨該總督宣大尚書楊博條陳內一
款痛革殺降該本部覆議今後凡殺降之人特爲
具奏覆 請即便處決梟示又准本部咨該兵科
給事中鄭茂題四曰明戰守該本部覆議巡撫御
史審驗功次務以臨陣斬獲真正強壯者爲准不

許將掇拾零騎及投降幼小一槩月報以掩飭罪
過希冀功賞又准本部咨該臣條陳內一款重賞
罰以廣招徠該本部覆議以後但有在邊通夜人
等有能收獲降人一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布
一疋哨近虜營計誘來降者每名口賞重一两銀
牌一面布二疋官軍通夜臨陣擊旗傳諭招徠如
虜營陣有釋兵棄馬及赤身步行投我營陣即係
歸降收獲者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賞
犒爲首官軍事規給賞不必奏陞降人審發原籍
或收充通事等因節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除通

行欽遵外夫吾邊氓之被虜也官軍既不能禦既
捨而去又不能遮留邀奪或邊人若干征戍被乎
枉屈走入虜中守地方者又不能撫綏隔搯及其
投歸或至沿邊或于臨陣返殺戮以爲功使吾人
不畏乎虜捨而曰在虜猶得苟生切畏乎投歸而
曰欲歸十回九死使皆日夜延頸垂涕登望鄉臺
而竟不回鄉者此多邊將之罪而邊撫之臣誠亦
不能逭其責也夫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
六月隕霜此冤乃形跡涉疑之間而不能明之耳
至于投歸之人其心甚真其跡甚明乃求生而返

得乎死原向順而返以爲背實常論功而返以爲
罪其冤怨尤甚所以致乎災沴水旱者率由此也
臣謂招徠投歸之人其要有四其效有四要者
何一曰正名古稱將家殺降有禍如秦白起坑長
平降卒及杜郵之死則曰我國當死長平之戰趙
卒降者坑之而坑之是足以死其程普殺降皆使
投火併燒病瘞而死所謂天道好還禍倍而入自
然之理此降乃敵人之勢窮兵敗降服于我者耳
今之所謂投降者乃原係我人被虜羈繫而去日
念家鄉思父母而不得回此正所謂吾之赤子同

胞兄弟之類連無告者此輩一旦乘間而奔我中國之地乃投歸之人非投降也若繻曰投降未辯其爲華爲夷猶在可生可殺之間若名之曰投歸則斷乎無可殺之理殺之當論故殺謀殺抵死聖人爲政必先正名春秋之義謹于一字今必正此投歸之名而後歸者得于生焉二曰定義夫義者宜也凡事適宜斯得其義如近日大同夷婦因事投歸我境彼虜攻圍索通竟復逸去此乃弗慎厥始失策于終處未適宜者也如唐維州悉怛謀之事當時牛李之見不同而宋備司馬是胡僧謀亦

各異夫悉怛謀吐蕃之種叛其本土歸附于唐論者固難定而德裕與寅猶深以送回悉怛謀爲非知此則知大同夷婦當自有處况今投歸原係我中國之人被虜捨去乘隙逃來譬之富室盜入其家其弱子亦被挾持而去久之逃回厥家盜復跡而索之厥主翁必奮呼制挺率族以逐盜寧以死而護其弱子決不肯復與之今之投歸義亦類此但宜收養保恤或彼虜跡之來索我當執義拒而弗與彼若攻圍我惟敵戰如近日俺荅虜衆經過永昌高古城堡招徠投歸之婦二口原北京入虜

隨覺之攻圍討要被我官軍用命敵退復又叛人
周元者教化逸花印番文求討臣不之理已將各
婦解回原籍給親完聚今必定此拒執之義傳聞
被虜之人則必忻忻相告而私語源源相率而來
歸投歸日衆矣三曰設囚夫聞之烏有媒曰囚取
烏者先取生烏日調習而豢養之久之馴使以聲
招致其類夫烏乃山林之族原非樊籠之物也馴
則爲人役使而招致其類况投歸之人原我族類
能厚加遇恤感恩豢養而顧不能招致其類乎今
當于投歸數內多擇慧給而心向之誠者或賞以

銀兩或給以冠帶或給以鮮美綵紵之衣使之周
歷臨邊墩堡與夫虜賊經過道路令其招諭謂我
投歸中國既得糧餉或配家室又給冠帶衣服與
鄉里父母相見何等受用臨時且無人戕害爾相
率投回俱是如此此四一設而投歸益莫過矣其
四曰速核臣查舊規各邊收獲投降人口年終類
奏此謂平時在沿邊墩堡收獲被虜之人每來時
亦不定數亦不多所以必待年終類奏若大虜入
境搶掠我軍與敵或虜衆經過地方與我軍營壘
相望此時執旗豎牌招徠之夫其招呼之際離彼

之黨奔我之營我軍易于殺而不殺使奔來者易于死而不死此與平時招徠者大不相同當隨聲息奏報蓋虜入境侵捨凡有斬獲首級奪獲馬匹頭畜及被虜人畜皆即時題奏夫首級顧爲功次不過一死骨耳若臨陣收一投歸之人乃活首級能飲食動作而可役使者尤當隨首功題奏况我軍奪獲馬匹頭畜既隨時奏聞而收獲投歸固候年終可以人而不如畜乎虜人捨我一人一畜皆即奏聞不敢隱而我所得虜中之人顧可懸而有待乎夫首級有妄殺冒功之寃者祇以死者

口不能言目不能認耳若投歸之人口固能陳目又能視其鄉貫年甲及被虜原由皆能說之詳而收獲之人尤能識之真所以斬獲首級容有不真之疑而收獲投歸萬無不真之事以後各邊有前項臨敵收獲投歸者本鎮查審明白即送總督及巡按衙門驗看然後發回原籍及收爲家丁通事其逃出經由地方收獲人役俱隨聲息功罪題奏隨功次陞賞使投歸者固戮不旋踵而招歸者亦賞不逾時激勸昭而人心思奮矣能行是四者則在邊無妄殺之事彼虜有生還之想獻馘無不真

之功虜黨有日散之機在虜無不知之情我營增
勇鷲之卒虜酋有相疑之心明彰 皇上好生之
仁默爲 聖主玄修之助而薦成 聖神功化位
育之效一舉而十效備焉夫何在邊無妄殺之事
緣投歸之人不惟走向墩堡者得以生還而雖臨
敵兩陣之間有棄仗奔來或赤身徒步口稱漢人
歸順者即不殺之則所殺者必真虜或殺有原係
漢人者亦必堅于從夷爲彼嚮導爲彼出氣力持
白刃而加于我軍者此其罪尤過于真虜固在所
當殺矣當生者生而生之者非奸當殺者殺而被

殺者無妄固無有含歸順之心負冤屈而死者矣
故曰在邊無妄殺之事此其效一也夫何以被虜
有生還之想蓋我邊氓被虜而去離我城郭之境
處被毬毬之傍初受羈縛繼爲奴役食以殘冷怒
則射以撲頭貫耳割鼻我人思父母念親戚無不
欲歸祇徘徊而在于邊墩或牽馬而驅隨入犯間
有被我軍剿以爲功者此風一聞不惟吾人之在
虜中者互相傳告相戒勿還而虜亦以此譎惑之
曰爾歸漢人即殺之矣是以我人皆堅其從虜之
心絕其歸向之念而甘爲沙漠之鬼今蒙朝廷立

法招歸則皆以爲我回既有生之樂又無死之患
且離此之苦莫不相招相率逃回而有生還之想
矣此其效二也夫何獻馘獲真正之功緣每常不
辯真虜我人投歸返有被殺者或首級有不真之
虞勞 聖明紀驗之遣費勘官辯認之力每有炎
疤巾痕之疑罹冒功妄殺之誅今舉招歸之典雖
臨陣投回亦不得死則斬獲者必真虜及被虜而
堅爲彼用操戈反射之人是斬獲無不真之功矣
此其效三也夫何以虜黨有解散之機先正謂虜
衆不疋畏以吾中國之人而從虜者衆斯足畏公

聞虜中太半漢人爲之奸細導之步戰引之穴掘
教之攻堡寫爲僞帖造爲妖語幻誘我愚氓俾之
開門延敵輿車隨虜者大都漢人也所以虜黨日
盛今舉招歸之典我人相率而來則虜衆日減虜
勢日消况一人投歸每騎胡馬一二匹則我人馬
俱增人皆可戰勝于真虜之腥體馬皆可騎勝于
往日之市場而虜黨有日散之機矣此其效四也
夫何謂在虜無不知之情蓋虜中情狀緣有山川
限界且彼言語狡詐我境每不能知必有投歸之
人因在虜營日久或爲虜親信所以彼中動靜間

或知之如彼送老小遠離我邊各帳房互相告結
是有欲捨之約如晒肉空馬是已逼入捨之期如
多帶駝羊皮襖蹄是有久捨之謀如携老小是
爲久住之計如馱鐵鑊鈎竿等具是爲攻城堡之
設緣前項虜情消息若非投歸之人一一供報我
則焉能先知而預待之手此其效五也夫何謂我
營增勇驚之卒蓋北虜氣習鳥建便捷雖所稟賦
亦由習也今我邊城久在虜地而其苦化其腥
羶經其戰陣識其情狀遇之不驚敵之不怯所謂
習風雨罷勞上下谿澗者與虜同也况彼招徠優

恤之下彼離死之地感生之恩所以輕生誓死以
圖報今一時當先歿後衝鋒破敵出入虜境覘察
賊管大率皆通事家丁也固有一人而勝十數軍
之用我營勇驚之卒增矣此其效六也夫何謂虜
酋有相疑之心虜人得吾人役使之而不疑以吾
人從彼之堅所以從彼之堅者以無歸國之念今
招歸一舉吾人漸次逃回初則恐吾人竊彼之馬
繼則恐吾人竊彼之婦甚則恐吾人竊彼之頭顱
虞生肘腋之變而不敢有腹心之託左右若敵國
之防而胡越無一家之合虜有疑吾人之心則吾

人自疑而不為彼用相疑日甚則逃者日多此其效七也夫何謂昭 聖明好生之德我 皇上至仁如天愛民如子軫念閭閻切于民隱必使宇內無一物不得其所而 聖心始遂必若被虜者不得歸歸而不獲生則吾人生為異國之人死為絕域之鬼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顛沛鰥寡而無若聖人于此恒戚戚于懷也今招徠之典行則被虜者恒得歸歸而且各安其所投者即得不殺在異國者恒相率來投是合化工包含徧覆之體而至誠惻怛之懷流通無窒 聖明好生之德昭矣此

其效八也夫何以為 聖主玄修之助我 皇上心與道會道與 天通事天一念極其誠敬內建玄極外事 皇穹所以昭事 上玄一本于為民之心也一星辰之失度一水旱之愆期一災沴之或至 皇上必為民致禱是以嘉祥協應福祉駢臻矣或遘民一有不得其所是 皇上敷歛錫之福而在下有向隅之悲則未有遂 皇上陰騭下民之心昭格 上帝之本今廣招徠則每年一邊即活數百人名遘該數千人積則萬人矣以萬人而各得生還完聚則萬家之父母兄弟親戚皆惟

忻慰樂其感戴 皇恩籲祝 聖壽增益 帝福

為 聖天子祈天永命之端而下 玄修之典真

有少助矣此其效九也夫何謂贊 聖神功化之

效夫自古聖人建中和之極致位育之效至矣而

解之曰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若寰宇之內設

有一物不安其所一民不遂其生則位育之效歟

矣今庶幾徠即其不殺歸之心原于不欺是近于

無偏倚之中原于不忍是近于無乖戾之和自是

而推極之中國之人得還中上是使內夏外夷各

安其所所謂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者即此而在使

同居聚樂各遂其生所謂懽忻交通克塞無間者

即此而在由是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兆民允殖

萬物咸若休徵疊至太和成象是 聖神功化不

在于古帝王而在于我 皇上矣此其效十也大抵

天下窮人無告者莫甚于被虜之人彼其遭繫縛

而去思父母宗戚墳墓思朝廷中國境土寧甘為

中國之鬼不肯為異域之人此心何如其良也奴

役擅割之辱既不能甘受將欲歸也又以道里遠

阻沙漠路迷或為彼所覺即刈戮之且具至我邊

境被人取其首以為功此心何如其苦也及其投

歸或近境而至我墩堡或臨陣而造我營壘彼未
離虜群既不敢謀之于人以明其心臨時又不敢
預棄衣仗馬匹恐虜識其欲逃之情及近我軍呼
吸俄頃之間又不能遽變為赤身徒步之狀尤恐
我軍資其衣仗以為証而取其首以獻馘焉其心
何如其危也夫是皆人之難也以投歸之人有此
三難所以當厚其恤過者也而我軍招歸亦有三
難者夫虜既入境人畜難保盡無剽掠軍士難保
盡無拍傷但得可剽取以為功者亦為之求
以掩失事之罪耳于此而不妄殺謂吾寧甘失事
之罪而無寧殺一不辜以為功吾寧干天討而
無寧違天理以追已之戾此其心亦何如其良也
及其交鋒對壘或將領志不妄殺而軍士有貪功
之念固違禁諭或軍士懷天理之心而將領有邀
功之想抗之則有違令之誅上下心違勢態多變
此其心亦何如其苦也夫敵有詐降所以臨陣之
際雖有投歸之人難辯真偽藉寇以兵放虎自衛
誠亦可虞所以恒情于此舍卒之際謂寧殺之以
免禍無寧受之以啓釁乎此而辯其投歸之真于
易消之際自非卓然有見確然有守不恤已私不

名口失迷鄉貫覈保等三名口以上投歸人口除願回原籍者差人伴送回籍給親完聚願留者收充通事家丁食糧差操擬隨聲息題奏及查先爲欽奉 聖諭事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內該兵部會題內一款招降事例今後各邊如有自虜中逃回或習謀過人衆所信服能率其黨類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即與小旗百人即與百戶等內續設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王以濟題事夏收獲降人許老哇子其帶一家六口投歸議稱如有各邊降人全家五六口來歸及招引來降不

及十名者俱照例賞銀三十兩或給與義官冠帶等因該兵部覆議題奉 欽依准行又續題事夏收獲降人谷廷丙率其兄弟妻子一十二名口投歸議將谷廷丙照例陞授小旗仍與冠帶賞銀三十兩等因該本部覆議題奉 欽依遵行訖又聞嘉靖三十五年被虜山西馬邑縣生員張惠自虜營逃回已將張惠授以鎮撫之職冠帶食糧見在宣大總督軍門贊畫祭營督陣今照本鎮投歸數內被虜生員登科者乃中國之儒生也而來歸益見文明之化白學者乃 皇上之親軍也而來

歸益見爪牙之臣二人雖已伴送回籍俱應厚加恤遇以慰其來歸之誠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合無將前重招徠四事及兵部會題招降事例并許老哇子谷廷丙張惠等項事宜准行本邊及通行各邊遵照施行仍將齊登科比照張惠事例量陞鎮撫職銜冠帶食糧發本鎮贖畫白學斟酌谷廷丙等事例行錦衣衛查勘若原係正軍加以校尉原係餘丁收當正軍按月給糧一石以後投歸人口有如齊登科白學者俱照例行如此則朝廷之恩信益彰而在虜之人聞之悉興投歸之

心則漸收十效之功以爲三難之勸禪邊鎮桑土之防益國家磐石之固其于各邊不爲小補也緣係重招徠厚優恤乞 處投歸人口以消虜患以廣 聖恩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表世祭親齋謹題請 旨嘉靖三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具題

欽差巡撫甘肅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其謙題爲議處地方利弊保安孤懸邊鎮事臣惟天下之事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有當因舊者有當義起者作事不厭更革但須與情允愜臣

待罪地方蚤夜圖惟凡戰守事宜軍民利病事在
當行者次第脩舉其事體重大應請 旨而行者
先已條列具題外臣復詢之官民貧諸父老所有
革弊除奸詰戎禦侮如選文職以掌刑名祭官亦
以易番馬築邊墻以遏虜衝築圍城以安遠處挑
壕塹以防番患改叅將以重事權重賞罰以廣招
徠是皆在我亟當議處誠所弗容已者臣不敢緘
默謹輦爲七事上塵 睿覽伏望 皇上軫念河
西孤懸重鎮乞 勅該部再加詳議上 請倘蒙
賜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緣係議處地方利

弊保安孤懸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
專差承差王應鈞親齎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文職以掌刑名 臣惟河西刑名動關邊情
軍國重務但委之 衛所首領等官緣各官職
望本輕往往勘起 鮮得停妥雖設有監督通
判二員又以錢糧專職亦不便於責成相應
題 請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議擬合無於
新科進士或揀 舉人內選除添設推官二
員就在臨鞏兩府帶銜一員駐劄山永一員

駐劄莊涼凡遇邊情勘報錢糧盤查一切刑
名聽撫按衙門及各道隨宜行委果能清慎
盡職薦拔行取則所自愛自待者必重而一
時相處武弁士必不遏恣縱之志嚴檢束之
心錢糧之隱日有所稽功罪之勘報有所準
且各倉既設有監收以分司其事監督以總
責其成而又設此刑官以稽察其弊庶為邊
方軍儲之一大裨益也若猶以添設為多查
得河西一十二衛每衛經歷知事二員止留
經歷其知事內量裁永昌鎮番山丹甘州中

前後六員省其俸薪以為添設推官之用則
所省者多所增者少但此增設必須科目精
選若止以老耄庸鈍或不及改選者充補殆
非添設本意雖增無益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 發官茶以易番馬臣惟茶易馬匹獨於西寧
以罕東四衛申藏十三族國初給 金牌納
馬者皆在其地故也然給 金牌者固西番
也而迤西諸寨亦同為西番也亦同嗜茶也
亦皆有馬也查得西寧易馬舊例三年一易
後更一年一易馬數如故而番亦易償此朝

四暮三之術巧於謀邊者也若因西寧各族之制而擬及於迤西之番則獲馬之利殆不止於西寧之數矣及查迤西屬番往往告討買賣緣無題 准事例節該撫鎮衙門會議俯順夷情准其開市然判服無常終難控馭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轉行巡茶御史每歲將西寧茶馬司收貯官茶量發若干委官前赴甘州并涼州永昌各處一體招番易馬就彼給軍騎操不惟官軍免其遠赴西寧給領馬匹亦且各族屬番

易於羈縻不敢作梗縱或反側其黑白亦易分別而兵馬便於進剿實為地方之益伏乞 聖明裁定

一築邊牆以遏虜衝臣惟肅州一衛僻處大西古酒泉燉煌故區也海賊據其南瓦剌窺其西套虜歷其北而番達四面環繞不減萬數其東關廟畏兀兒新舊哈刺灰其寢處我卧榻之下土魯番五地面回夷且睢盱于關門之外本衛南至雪山不及百里西到嘉峪不及七十里北至鉢和寺不及四十里呼吸挈

兵間不容髮此其勢甚迫其機甚危也誠如
古人所謂貞疾者目前苟安之計不過隨宜
羈縻從便抵當幸此數年僅免大咎若曰善
後之圖曷敢置喙查得先年回虜每每有抵
附廓數罹大劫兵備副使李涵有嘉峪關墻
之議南自雪山北至石關三十里暨工完之
次年大虜十萬自計來川潛由舊路黃夜而
入抵關駭其有墻掏窵二日始入其肅州一
帶有抵甘州悉行收斂戰守整暇卒以獲功
時議多賴之但西自石關東去濫泥湖五十

餘里一望平漠漫無險阻逼近城市宜其有
此危轍查得石關之南有嘉峪關墻濫泥湖
之東有舊古長城中間只此一空况乃入犯
之故道而該衛軍民寢不安席亦其談虎而
變色者爲今之計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
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令肅州兵守衙
門委官於前二處邊垣工頭順梁直下接築
墻垣一道其合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并
所屬臨近城堡摘撥肅州叅將仍統領精銳
有馬官軍架梁防護緣肅州去關未及百里

前項官軍俱不許支給行糧做工軍夫計日
量給犒賞鹽菜銀糧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
夫脩過工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居民足
以負四塞之固此真天頭之鎖鑰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築圍城以安遠夷臣惟西域回夷或貢或市
皆叩由嘉峪關而入緣外夷入關事體重大
肅州兵守衙門必須通呈總督撫按詳允應
否准入至日遵行但關外露野東西虜寇不
時內覲前一襲蹤搶掠而刁回借口深有不

便往年入貢之時亦曾有此覆轍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肅州兵守衙門委官於嘉峪關外擇有水
草地而築一圍城可容人馬三五百之數仍
立一墩于中名曰受夷城凡遇有人貢互市
回夷到關即令將頭畜貨物盡數收入受夷
城內安住庶可守候明文而遲速在我竟無
意外之虞待前項邊墻工完次第修舉其合
用做工軍夫就於肅州衛并所屬臨近城堡
摘撥肅州叅將仍統兵架梁防護緣前項做

工架梁官軍遠在關外已出百里相應准給
行糧其做工軍夫仍計日量給犒賞鹽菜銀
糧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修過工程用過
錢糧造冊奏繳不惟遠夷有所依憑而我之
官軍尋常亦可以哨望亦可以按伏竟非虛
器也伏乞 聖明裁定

一挑壕塹以防番患臣惟在浪迤西自大沙溝
通遠站至雙墩子西大通一百二十里番賊
不時出沒搶掠經行通遠站二十里外取水
往回四十里經由番夷巢穴緣取水不便難

備雖設守備主其兵馬緣守備官卑望輕

以無寡不惟賊虜易於侵軼亦且豪官悍下
率皆藐視去歲大虜臨城幾至不能號令致

煩發兵剿應賴以保全查得先該巡按御史
張坪條陳該巡撫都御史傅鳳翔查議具奏
該兵部議擬要於鎮番西南永寧堡創建守
禦千戶所添設操守兵馬等因題奉 欽依
仍行新巡撫官議奏定奪其後竟議具奏停
罷然初議永寧堡建所增兵無非聲援鎮番
屏蔽涼水之意但永寧堡去鎮番百八十

餘里縱是在彼添設操守兵馬亦不足爲鎮
番禪蓋爲今之計必須就彼增重事權斯得
易於張布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
加議擬合無北照西寧守備改設參將事體
將鎮番守備改設參將仍聽甘肅撫鎮官節
制冊於軍多衛分摘撥軍士若干并鎮番守
備原領見在兵馬若干仍照近日該科題議
召添兵馬共二千之數交付參將統領防
守若改設參將則官軍等項重增添兵馬則兵
威振揚名位既隆則風聲所至人皆畏服兵

以安插馬軍雖有按伏步軍二百員名但通
賊路口數多皆係坦途更無險阻番騎長驅
來往無忌難以隄備不惟公差經行時每遭
劫且莊浪食用百九之物鮮少皆仰給西寧
路阻不便百物騰貴均屬不便况番夷猖獗
漸不可長除整兵設法另令防禦外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聽臣行
令西寧兵備莊浪叅將委官將大沙溝西大
通一帶比照莊浪迤北至古浪等處掘脩壕
塹一道闊一丈深一丈五尺其應用人夫即

令秦州衛備禦軍人在莊浪者及西大通通
遠站按伏官軍各分丈尺立限責成除本等
口糧之外量給犒賞塩菜銀糧則人忘其勞
工可易就候事完臣備將撥過軍夫脩過工
程用過錢糧造冊奏繳庶番夷不能長驅縱
使輕騎掬突亦須費力逾時瞭望可以先覺
行人可以趨避官軍可以追逐而不至於疎
虞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改叅將以重事權臣惟鎮番一衛孤懸沙漠
密邇虜巢實涼永之藩籬地方要衝首於他
威既振則醜虜震懼使孤懸之城隱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縱有警急不煩調遣策應而本
營主兵自足戰守藩籬既固而涼永亦可奠
枕矣伏乞 聖明裁定

一重賞罰以廣招徠臣惟被虜人口身雖在於
虜營心實慕乎鄉土率欲乘隙逃來投降祇
恐我軍戕殺遂沮歸復之心臣自待罪以來
咨詢北虜入犯率皆被虜漢人爲之道郭陘
製招降木牌給發各營責令深哨人役於停
賊木頭揀立一則使被虜之人互相傳播糾

合歸附一則聞彼虜酋使之不相信任及屢經出示禁諭各營并按伏墩哨官軍人等但有投降報功者事發定將主使及下手之人依律問擬抵命斬罪同伴守墩出哨之人連坐治罪仍懸賞招人許首自是殺降之弊遂息及近准兵部咨該總督宜大尚書揚悍條陳內一款備革殺降該差部覆議今後凡殺降之人特為具奏覆請即優決為示其法禁已嚴無容再議但收降之人未經議立賞格似無以為激勸相應題

請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議擬合無今後墩軍夜不收但有收獲降人者每名口賞重五錢銀牌一面布一疋若深哨夜不收逼近虜營計誘來降者每名口賞重一兩銀牌一面布二疋若官軍臨陣豎立招降旗幟或令通事傳諭招徠但有虜營陣前丟棄弓箭什物馬匹投附我陣或赤身步行奔赴我營即係歸降收獲者每名口照依斬獲虜級本鎮量先犒賞為首官軍事規給賞免其具奏陞級仍將招獲

降人審有父母者解發原籍給親完聚無父母并失迷鄉貫者俱發各營充應通事其有陣前若遇此等歸降之人不問來歷即行殺害者以殺降論每年終將收獲降人給賞過官軍姓名用過銀布各數目造冊 奏繳庶殺降者既知所警戒收降者亦有所激勸招徠日衆不惟虜情藉以周知抑且在我則得彼之用而軍威日漸振揚在彼則黨類潛消而虜勢日漸分散區區醜虜不足畏矣伏乞聖明裁定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具題

陳文公先生集卷之十四

序

送滕養晦轉長陽尹序

雲南古滇國也去京師萬里永昌古南詔也去雲南又千里茲所產士出而官於江南者間有之遠而官於河南者蓋鮮豈弗克官也弗欲也天地異方燥濕異宜寒煖異氣剛柔異稟而習俗異尚也嗚呼弗欲也安得無弗克者哉滕君養晦永昌產也筮仕得郡令僉難之君毅然命駕觀其言曰難者勢無難者理也平日所學謂河嶽視天下有難

慶事哉故其始至人見厥履寬大厥政清靜寧一
而吾鄙日以治頑者化暴者革而訟者帖也上安
下順政通人和於是鄙之士皆曰真民牧也有姓
皆曰真我民父母也若滕君者豈直充官無難哉
茲者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君書最於有司循名責
實樹德懋賞彤弓嘉貺康侯藩錫立可以待而君
願以二親年齊八旬壽並椿萱養違桑梓孤身萍
梗萬里睽違愛日之誠瞻雲之思每一興懷未嘗
不撫膺浩嘆曰陳情之請方達而長陽之命下矣
大長陽湖南之地而湖南雲貴接境迎養有幾則

綵戲菜衣庭趨鯉訓曾參三釜榮養及時季路累
茵不爲遺慕居此者皆 國家賜也其所以圖報
稱者當何如耳昔大師楊文貞公嘗恨不爲令董
子謂令者民之師帥今夫居是任豈徒坐膺七品
章綬奔走百姓黎庶已哉荊州之域水冠數澤而
長陽爲縣民淳事簡固稱易治守三正之道盡六
事之責而體百姓之休戚政教並施恩威相濟則
薛恭政栗邑何達遷武康其刻績紀惠蜚聲著譽
君端不使專美於前也君以少年英雋發解南州
當其歌鹿鳴而上 帝都人皆動色避文星矣顧

乃滯於兩縣焉。栖在棘，驥伏在櫪。豈君父處地事親孝，則忠移於君者？大事君忠，則榮及於親者。亦大君其志之君，此行而就途也。尚審仲尼執轡之論乎？正啣勒齊鞭，轡以御馬，祇見馬皆良也。因而逸之，縱之，必有踴躍而不循軌者。及其不循軌者，而難御，則曰：此馬本不良，豈馬之性也哉？太叔爲政，繼嚴以寬，鄆國多盜，萑蒲盡坑之盜，乃止。嗚呼！大亦其去啣勒鞭轡而怪馬之不良者耶？長陽之民，吾鄆之民，今不全異，不異不可知。然馬一馬也，滕君其圖諸君之行也。邑士大夫皆懷潁川借寇之願，而未能相率求予言，以贈予與君雅素，故不辭而書之。

送趙南麓令曲沃序

趙子登乙未進士，明年夏六月，天官部以曲沃乏令，薦趙子往。同鄉同第者屬陳子，以贈言循約例也。陳子曰：令也，居踈遠之地，則外膺繁劇之務，則勞屈藩郡之末，則卑亦孰知夫一邑者天下之象也。體統備焉，今夫邑有四時之政，有六典之修，有百司之役，禮樂獄訟錢穀甲兵，無不攸萃。故任茲者，足以行已之志，足以樹吾之業，足以宣上之德。

足以恤民之情足以協神人之和致福祥之至是以哲才達器不爲宰相當先爲令相固宰乎天下而令則宰乎一邑令者相之基也或曰曲沃晉地也成師之所封而霸業之餘也民勇而悍土曠而磽路衝而嶇茲令亦難哉陳子曰吁若亦知夫沃非平陽之屬乎非堯之所都而孔之所嘗傾蓋者乎志稱其其俗克讓敦和好謀崇禮夫克讓則弗爭敦和則能睦好謀則效忠崇禮則達分沃邑之俗有四善焉趙子往矣趙子習聞孔子之教矣昔者子路治邑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恭敬以信

入其室曰忠信以寬至其庭曰明察以斷夫臨事不忽曰敬發語不違曰信盡已不貳曰忠秉公不刻曰寬分難不爽曰明剖決不疑曰斷治邑之政有六善焉夫俗之四善堯之遺風也而沃邑存之政之六善孔之遺教也而趙子備之以趙子而令曲邑是以孔之徒治堯之民也亦胡有於難耶自古稱君之大聖必曰克爾師之大聖必曰孔趙子將遵孔之教以復堯之風必能兼師帥之任而盡令之職者矣則其堂諫之超部寺之擢可立以待而日躋華要位列台鼎豐功懋績大受洪闢舉此

一邑者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趙子以行著於家以文鳴於校以魁選於鄉茲登進士是其長民輔世之術固不待試諸令而後見然未必不因令而益大其所學故曰令相業亦相基也趙子其勉之哉是爲序

送陳滄洲出判青州序

汝陽有陳滄洲者奮身甲科登名朝籍振異天衢揚光霽漢環球共清廟明堂之上者也然而秀眉脩髯方瞳廣額仙骨道宇風韻超塵每宅心於事外常遊情於物表雖混迹埃坳而渺然寄滄洲之

思故人或呼爲滄洲先生而先生而自謂爲滄洲道人滄洲道人云先生初以進士授邑令惠民守已澤洽聲流亦既克署政有清暇談多玄理葛洪臧持庶履素亦既克署政有清暇談多玄理葛洪爲令鍊海上之丹砂玉齋爲即飛天邊之玉鳥先生心慕而踵接焉寔迺吏之隱而仙之官者乎願靜默之資獨與道合而方絮之操輒與世忤今茲得出爲青郡判或曰滄洲是行也內外之迹以地分隆殺之等以位殊榮辱之機以勢異先生志能安乎安誠難也先生意能樂乎思玄子曰不然真

機淺者境變而情更神理浮者因物而動志成病
未能全其天耳果全其天則隨在自得優游俱足
中有定主外若浮雲涉廟堂之上不以爲高屈郡
邑之末不以爲卑依日月之光不以爲近走塵海
之濱不以爲遠享萬鍾不以爲侈食五斗不以爲
少何者其天全而世幻不爲之累也今夫龍驤者
奮翼伏乎光景窮乎茫洋震電隨之霖雨四布及
其蟠也則至微而極細是龍之能大能小者因夫
時也今夫鵬背負青天翮若垂天之雲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及其下也則以六月息

是鵬之能運能息者順夫勢也方龍之大也能因
不知其大及其小也能亦不自知其小何者化而
已矣方鵬之運也鵬因忘其爲運及其息也鵬亦
忘其爲息何者適而已矣先生先生既究玄理必
洞性命之源達超曠之域柱下猶龍之喻漆園大
鵬之遊知之素矣無大无小我自利用先生一龍
之化也死運无息我自逍遙先生一鵬之適也化
則隨所往而皆安適則隨所安而皆樂先生行矣
尚將隨分樹業因時建德齊魯著循良之譽漢廷
下徵召之章矣視夫有沮抑即多岐生嗟竊運動

憤居而鞅鞅行而咄咄者何其狹哉何其狹矣先生啓行有日同鄉縉紳名公大人悉委余言以贈余以先生知道者也爰申達人之論以大先生之觀是庸爲序

送牛篁亭南還序

鄆陵有奇士世卜鄆城之南以居居之南闢讀書之慶前結草亭環無雜卉惟修篁數莖滿焉因名其亭曰篁亭牛君常於其中誦漢漢書之章誦禮器有筠之義以周於心此君也人遠播之爲篁亭主人焉主人之慶岳暨戰文有賦少需當龍澤

高科雲登正途也迺去年來遊京國遂業成均地之充然若有所得也遽辭親友而歸文同子聞之曰異哉篁亭子之端也胡抱奇而弗欲售者耶篁亭常早吐其奇以即見於用者也而又何歸也予今尚惜子來之遲矣而肯舍之端哉客曰何爲其然也文同子曰篁亭子余出微子歎姓著于司寇牛父氏種德開先世濟其美父宰畿縣多惠政而思比甘棠兄領鄉科歷部郎而陟官離蓮家貴冰蘖族有聞人篁亭子於是乎有基矣篁亭子孝友天成少業庠校而家城之南以弗便於溫清也

辭歸侍養者數年乃結鄉社以會者英邑里中行
焚統靡夾者咸請質于篁亭子至即數言而決人
皆帖然隨以定且服其公邑大夫有稽疑亦時與
謀尤能盡其誠篁亭子於是見其養矣篁亭子整
儀修幹音吐泚清與人談則侃侃破破滿座聳聽
遇有宣撫王命則舒揚亮徹響入雲表尤善射
藝能發矢至有二十步外矢直然中的篁亭子於
是見其材矣然篁亭子不以此自然也迺又北走
趙燕謁太學交友天下士凡天下士來燕大學者
無論同堂共舍不也皆與之辯論議其間是

詢其方域前司業重之命之典禮大司成重之就
之難經篁亭子於是廣其交矣篁亭子之來上國
也上自闕廷郊廟之制外而百官庶府之司無不
縱觀遠覽我大中丞春岡劉公者貞肅臺端譽望
隆赫於篁亭子則姻親也大精膳三原胡公者春
署冰曹清標雅度於篁亭子則姊丈也篁亭子邀
遊二公間僕亦以葭莩之故時致延欸故篁亭子
每與縉紳遇每與談及朝章政要未嘗不反覆究
論時出所見亦每中肯綮篁亭子於是大其觀矣
夫世積者所以流光養深者所以弘業材兼者所

陳商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以濟用交廣者所以進學觀大者所以識政篁子
於是爲亟用之具矣今 天子軫憂西北採求文
武奇異之士列布海內如牛君者使其遁迹巖穴
託隱樵漁尚當勞弓旌之召蒲帛之徵也今固已
卒業賢關收名宰部歷政法臺矣而又可舍之歸
哉此吾所以挽留而不欲其去也客曰有是哉夫
人病無用世之具與不見知于人耳才不用世則
實不立人不見知則名不彰牛君者五善備焉而
其暫旋也至使體國之士不欲舍其歸則其才果
適用而又人皆深知矣是則牛君之歸也豈能久
哉

送李鳳臺擢任蜀川僉憲序

靈寶李子若虛以辛卯歲同陳子舉於河南戊戌
舉進士拜官大理評事讞獄詳刑惟明克允引經
摘例盡慎竭情在官四年律義既融文術益闡乃
於今歲癸卯之秋以寺副擢任四川僉事循資簡
望也迺過陳子而問曰內逸外冗邇理遐禁寺之
體要道之務煩蜀道既難蜀俗未諳憲何以僉陳

子曰內者外之達也邇者遐之準也今夫廷尉之責也傍而司寇諸司獄無大小必送之評焉廣而兩畿十三省獄無遠近必達之評焉君既能持天下之平迺固不能使一方獄訟之平乎既能平人之論所者而自固不能論斷乎悉厥聰審致厥誠愛成案罔拘世權罔畏移焉而已耳子行矣何慮於憲何慮於僉李子曰明刑之職既聞其義矣然厥所掌則屯塩也歲久政湮法弛民偽紀籍易舛僻險多欺田則轉售靡常井則開塞不定茲行也其何以屯其何以塩陳子曰茲重務也關於國

家而通乎治亂者也方今國計墮之滯需告勞大倉舊儲取用幾盡有志人士畫尼國之謀一則曰屯田塩法二則曰屯田塩法號爲探本知務今子一官而兼二事子固能秉忠竭智因時補弊使蜀之屯田蜀之塩法復乎始制協乎今宜廢事虛文有裨實效整飾精詳規條井井以是而移之天下則可以足國可以強兵可以敵愾而紓九重宵旰之憂眞國家磐石之固善政良法推于天下而李子亦克膺天下任矣豈宜以一職而輕之乎隨職秉恪者存乎忠即此達彼者存乎才因時

樹績者存乎志保終罔怠者存乎德持是以往僉
何難哉於是李子輟然而吟曰余問一官而得三
善知刑獄之大焉知屯鹽之重焉又知內外遠近
之一理而盡于一官者可通之百職效于一省者
可達之天下焉僕敬聞教矣僕敬聞教矣於定陳
子於李子之行也隨所交厚者餞之麥書此而爲
之序

送大參東村曹公權浙省憲使序

東村曹公以河南副臬權晉省大參甫八越月再
擢浙省長憲知學知爲公喜曰遷轉之速丞弼之

漸也陳子曰在人可喜其速在公則人以爲遲在
人可喜其漸在公則宜以不次之階公之在河南
也廼癸丑之秋時擊師寇之黨于襄城之野賊恃
狡迎敵我分兵圍之未決公奮然起曰兵不可久
師老則氣竭乃麾衆而進又艱然怒曰律之不嚴
戰何能力見二人稍却手刳其耳以狗麾戈先馳
所向無堅于是賊衆敗走潰於夔陵擒於五河黨
後悉平中上底寧且聞賊寇之起勢亦熾甚能動
天垂象致太白晝見經天天鼓鳴天狗星墜黑氣
起扶溝白氣入安亭亦甚異矣而旋即成擒問里

以真鄙鄭士民咸歆俎豆笙鏞於我公以圖報奚
啻陞秩哉公之始陞晉藩也守邊得寧武係虜衝
地公嚴保聚以清野集餉犒以助軍備火器以振
先聲于是虜後他道入寇未能大逞公之功名多
是時人望即授公以臺撫之任矣又何循資待次
之足賀耶或曰習鉛槧者多委靡徒議論者鮮膽
畧公雖文儒而能陷陣敵愾公其勇敢而已也公
之臨事矢心激烈慷慨自任委質而不二履險而
不懾公其忠鯁過人矣雖然不惟忠鯁而已也公
之與人慈祥愷悌謙退舒徐有耻言人過之風不

立已于峻之地公其仁厚過人矣文岡子曰子知
其三未知其一東村動容恂朴言論真慤禮遜由
衷無矯飾容悅之度行與言符口與心一迹公之
所爲一本于誠焉公惟本于誠是以不求人知而
聲聞自著不求悅人而人無不樂與交無上人之
心而人知敬服皆誠之効也或曰東村亦以是才
著乎子曰古今之所謂才者有有德之才有濟時
之才有德之才明作發於道義濟時之才權詭拂
乎常經發於道義者惟實畔於常經者多偽東村
公者才充于德而本始于誠者故其事業隨地而

樹公以進士起家爲名尹爲真御史爲藩臬之良
兩試于戎旅已能輸蓋揚勳矣今試於總臬必能
清刑正法矣將來用於撫臺則綏土衛民用於內
臺則肅僚正紀用於卿貳則宣德浚明用於衡鈞
則秉公澄污於台宰則導主上而臻至治公之
才無所不宜者也苟爲無本而惟才望之取焉者
合情延譽卓獵美官一遇艱險則圖求免計日玩
時終不能有節宣猷實濟于國亦何取于才望
哉公之才望庶幾乎正人良士之全才乎予願自
今而後用公于朝列在內之張冲孝友爲王所

居州善士尤足以維君進賢爲社稷福其視澤
及于一方一省者又何如耶予以是而日爲東村
望且爲天下之正人良士望也于東村之行也而
先望之切焉如此于是乎述而序之

送東溟程公擢憲副兵備易州序

士君子之見用于朝者由遠以及近由疎以漸密
由散而陟要則效忠之心益切而報主之節愈堅
唐廷賓于四門漢室試于三輔上之求下君之用
臣每若此也東溟公內蘊淵茂外行弘達以進士
歷部郎擢僉憲臬即榆林邊備因制復起則兵備

嵩汝之間乃擢叅晉藩分守河東澤民樹勛河東士民已像祝而祠祀之而防禦鴈門三關之日尤部下擒胡 奏績論功遂擢憲副駐易州夫嵩汝爲天地之中河東亦股肱之郡固重地也而近年北虜跳梁一時所重尤在邊關以鴈門三關較之榆林則鴈門爲尤重以鴈門較之紫荆易州則易州爲尤重何也蓋于京師益近則 輦轂之地切而拱衛之勢聯畿輔之界鄰而屏翊之當厚故也人之當是任者思所以塞是重責宜何如哉其道有三焉夫求盡拱衛屏翊之道曰忠達是忠之蘊

曰精濟是精之發曰畧忠者何恭與恪是也精者何才與力是也畧者何謀與決是也夫一心報主之謂忠委質不二之謂恪八面應敵之謂才萬夫莫奪之謂力神于九地之謂謀動于九天之謂決公兼有之六德具焉而茲三重地皆所歷任不惟克稱全職將來內遷崇陟則忠以沃心恪以翊主才以輔世力以回天畧以贊機決以斷國可以安常可以濟變可以專圖可以入揆乃知先生之器無所不宜者也是其切效忠之心而堅致節之趨者豈止于邊關之任哉予往在掖垣公適爲刑

曹子識公于 京都繼子爲刑曹公則爲憲臬子
非識公于豫土及予以學憲公則爲藩參子又識
公于晉藩予三識于公者也所以知公效忠致節
益切益堅然公亦三識于予知予之心矣其能以
效忠致節樂于始終不渝之志者非公其誰耶詩
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予能知公之遐心者也
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好愛我者厚其必
以大道而期予我是以予于公之行而先以周行
冀之也

送靜泉張邑侯 欽取回京序

古滕靜泉張公治鄆陵甫三朞月而治成撫按兩
臺交章薦達 天子曰俞天官卿其遴材用之俾
爲予耳目方今內務孔棘邊疆弗靖俾之論議以
佐佑朕躬其母稽於是靜泉公之行取將赴 闕
下客問於文岡陳子曰公何以治鄆也何其譽流
政和乎民獲上而達於 天子之庭也陳子曰考
德者可以觀政即始者可以占終余於公也即其
始德而見之矣初公莅鄆之數月當道獎之余嘗
述公之德在于誠是誠于始也固所以要公之誠
于終也公初至有條章之布矣有委用之人矣有

起居之勤矣有操守之定矣有交與之厚矣及觀公之之既久也條章之布者行之始終如一而不之更也委用之人信之始終如一而不之疑也起居之勤習之始終如一而不繼之以倦也操守之定繩之始終如一而莫少縱也交與之厚處之始終如一而不至于久而衰薄也傳曰故至誠無息無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聖人之事也賢人君子思之以誠踐之以實亦必能收久徵之效公之所以流譽所以和政所以孚民所以獲上皆是之由矣雖然余因是而

知公尚有誠之大效驗者公之此行必當妙選清要之職以副 天子耳目之求公尤必以誠于官守者而誠于言責精白厥心披瀝其肝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或裨補 君德或敷陳時政或劾論官邪或條奏邊務咸一本于誠而無沽名市恩怙寵行私之萬一則上可格 君心遠可以格 天心下可孚民心殆言無不聽聽無不行行無不遠矣由是而敷歷中外左右 聖明弼謨寅亮以成上下咸有一德之美何往而不由于誠哉此予之所以厚望于公而謂公之所必至者也公之行也

邑之士若夫多有篇什以贈行予書此而序其端
予素蒙公以誠意相與者亦欲知予之言發于由
衷之實而非佞云

送都閫單四泉陞宣府南路叅戎序

今國家之重務在邊圉邊圉之尤重在宣大宣大
者京畿屏蔽而海宇藩墉也余少遊黃金臺下踰
居庸北顧獨石鬼然經上谷南瞻順聖古川眺天
城樓雉入庸中詢問漢白登之地歷可紀述乃喟
然嘆曰嗟嗟形勢之壯地險之設也古今禦虜何
其周備若此哉邇來忽焉三紀乃去歲視學三晉

因陳復舊規余新歲人日後即出考大同乃循五
臺之北尋漳沁三泉之源登玄嶽跡飛狐靈蔚之
區渡桑乾宿甕城復至雲中又涉句注之塞經朔
應之域徘徊金龍池上訪尉遲荒祠彷彿單騎避
稍之風若有存焉由鴈門吊李牧而歸又喟然嘆
曰將師之傑人險之設也尤所以助乎形勢矣故
老指而告予曰北望隨山高下粉堞熟垣迤邐臺
榭聯絡者邊墻也然非國初之舊矣聞文祖
三黎之後出塞立邊三匝相去每有里後大邊而
邊堙莽侵軼今所守者乃三邊也近歲虜每大舉

入寇輒毀既多而我即不能及時修築以致宣府東西胡馬弗靳商旅不行有邊無邊矣軍卒飢疲而馬不足半將數易而困于責望有兵若無兵矣將雖新任者其亦難哉陳子曰翁之言固然也然將主于練軍養馬修垣葺障有形之險固于將是賴然足資糧以充士之養推恩信以結士之義施威嚴以作士之氣明號令以鼓士之精運謀筭以示兵之神如是則無形之險敵人之所不測而甚畏之者也晉之都閩單君以京胃武會與于慶者三年于茲文論蔚然有英風偉卓之度其殆古之

詩書禮樂之將者乎則其公庶智勇以變士之精神義氣者必有其方行見無形之險既蓄而有形之險自壯也君今擢宣府南路參將正余所曾經遊之地于其行也爰書所知以贈之

蘇州府行序

余師劉先生來分教鄆庠者越七祀明德慎履崇古述思勵剏洵嘗布訓宣典以振余鄆庠士于是鄆之士或以作于是先生之弟子多以才名著考復鄆郡名於世舉於鄉於都官列於廷者不之矣君子曰劉師也大弟子之才也成於

師師之賢也微於弟子今先生之擢也安知不以
教鄙者爲教又安知人不以吾鄙之服先生者而
服先生教乎先生生於海岱之區幼學宣尼之言
上探六籍之英旁搜百是之奧循時進業趨俗效
文而名未成也乃博求之事物之迹遠窮之宇宙
之表凡天文之昭地理之載軒岐素難之學無一
不究而卒泛然無歸猶未有得也乃反而求諸身
心之近經之性命之貞加之敦靜之功詩以淡泊
之效抱一守玄素微勿進而齊魯之間皆如也
爲賢而先生之師道立矣十是教于鄉人鄉人

之訓于鄙人鄙人從之聞于鄙人宰部擢之則其
今之之清澗也將無施不可無往不利矣或曰先
生之來茲其年則始艾也其地則中土也其官則
分教也今則年變艾而耆矣耆則漸衰地去中而
西矣則近鄙官易分而長矣長則任難將來之師
也殆非師鄙比乎余曰吁是非知先生者也先生
性靈中涵神明內固夷險如一始終靡二年及耆
則道益高地漸西則俗易化職居則長教易行先
生無倦而已無倦則操持同轍訓誨不怠其地必
有棖桶棟梁者出以著先生之績而先生之高轉

內遷尚可待矣何地不克官何官不克擢乎先生
齊魯之賢也習夫子之道者也余聞仲尼之所以
地無不宜而動無不化者良由教人不倦得之吾
鄆陵之人與清澗之人固必誠服而師先生矣然
則先生其必以仲尼為師乎哉

贈郭菊野政成旋汴序

吾郭公通守開封承委攝視鄆邑蒙用月餘令洽
澤流偷熄民安軌度齊一上下畏懾居者惟然後
者肅然鄆邑政觀客謂陳子曰美哉政也理絲者
惡琴張瑟者戒急為政者歎久鄆者久壞者也必

久而後可治公之治何其速也陳子曰美哉政也
美可速者也夫鄆之壞者今也而前固稱善邑也
其教雖行教化漢之遺風也士時書而民稼穡
志之紀實也而今或不盡然者矣吾後者猾覈
飲者董而器者訟寤困者盜令之失也郭公易其
令而督其壞是故速也夫之國以完之政以出
之於以相之是故速也夫德與人以誠明刑以慎
本而以勸士以體終民以惠擊惡以戒德之大
也則公者德備焉今夫政錫且克擊大盜定滯
懸解也相修賢祠築河堤葺官館公歟實公節

調士喪政之大也郭公者庶政舉焉威望先著是之謂風壞亂思治非幾而何幾以行風風以達政政以彰德是故速噫政成既速而攝鄆可久哉公之速成者政也而不可久留者職也郭叔之賢美稷雖有復來之望寇恂之政河內徒與願借之思是公之不可久屈於鄆者亦勢也非惟鄆邑難久屈也關封亦難久屈也蓋公移所以治郡者施之邑則期治其治郡也如治關則郡治將必騰名紫闕通籍金匱其名與位豈止于治郡哉且謂郭公純孝人也父抱經衛遠宦而途亡公之澤業本從

也求訪五六載跋涉萬境程竟遇異人得父遺體公之孝能如天如此公之名位又豈止于郡已哉別駕王祥聲稱晉代古今言孝者莫過焉然嘗列于郡佐而著股肱之忠邦國不空之譽終陟三公之位傳數葉而興不衰純孝感天之報也公之孝可追乎祥其茲仕也官復與祥同將來崇顯之陟子孫之興遽出詳下哉信如余料是亦天道之有知也公有遺愛于鄆公之旋無所贈因書此以重其行

贈劉丞署鄆序

劉君丞於開封之杞也而何署鄆簡才也客問於文岡子曰鄆古邑也然撫新衆則勢難整舊政則時難乘狡訟則化難而君之來也貳也而非長也攝也而非真也暫也而非久也夫貳若不足以服衆攝若不足以革政暫若不足以洽化鄆邑誠古也而際茲三難劉君誠才也而領茲三不足願聞所以署也文岡曰署哉竊聞之君之自持也公以施惠敏以剖繁諭以昭勸夫公則衆服敏則政舉諭則化行而且操之以清履之以勤出之以信清以秉公勤以濟敏信以發諭六德備矣是故君署

踰兩月耳觀於鄉里甲省賦稅輸逋逃董矣觀於邑城隍浚門樓繕警柝嚴矣觀於市飲博息豪橫歛爭忿解矣觀于學 聖祠完講堂飾祿廩足課讀供矣觀于庭無私謁無舞文無留獄無滯牒矣所刑不怨所役弗督所用匪科政舉化行衆斯悅矣劉君其克署哉客曰君之克署既聞命矣然邀功者以飾而顯沽譽者以矯而成方嘉君之始未卜君之終願聞所以終也文岡子曰終哉竊聞之君之自許也曰不愛官不愛名夫輕官者無飾弊名者無矯不矯不飾一德永保故君任杞矣而杞

治近署尉氏矣而尉氏治今署鄢矣而鄢復治今
天子立賢無方三途並用安知劉君將來之長於
邑守於郡內之於都畿外之於藩省不猶今日之
遺愛鄢民者耶劉君其克終哉於是客欣然而喜
曰君之克署也以君之六德君之克終也以君之
二言然則劉君誠才也歟客遂爲之賦南山曰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其有不
已之德也德不已則克終已文岡子爲之賦有客
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繫其馬謂恐
其不久留也人恐其不久留則克署矣劉君其誠

贈憲長水東閣公陟右轄序

任立閣公總憲于晉之臬八閱月遷右轄客曰相
基也惟遠靜視以蓄台輔之度三事虛席四岳各
薦矣蓋斯職位尊而事閒位尊則簡怡怡以玩心
簡以持體事閒則靜息靜以蓄德息以存神四德
具焉皆大任之地陳子曰水東公一德有恆而吾
未見其靜逸也少儋學業與道偕行有勤德早登
甲第明刑大郡官脩其方有敏德及攝六察耳目
之任揚清貞度有恭肅德勸官董學生徒介介激
勸藻飾有明慎德一德不易六德咸備今雖右岳

何有暇逸客曰公入史館讀中秘書垂將十年木
天冊府所見益該所學益邃此之謂翰材所以養
相天下之學迨轉右轄則拱手虛心出納處分惟
左轄是聽與其壽畫同執事權可以佔俾可以端
默故亦謂之外翰所以養宰天下之度心恭而形
則逸志勞而體少舒譬之樹果一歲歇則明年之
果必繁譬之天時春日暘則長夏之雨必多譬之
龍蛇之勢所以爲倏然變化之神譬之鯁腸之魚
所以遷九萬扶搖之翮故曰公之誓官靜逸者所
以爲台輔之受也陳子曰噫嘻誠有是哉公之家

稱山河之美志紀信義之尚氣秀也靈代徵文獻
郭有道之居介教授弟子至數千人風動一時折
巾效慕教以師立何患乎教之不行文彥博四朝
將相豐功偉烈異域知名想望丰采而亦介產焉
才以教成何患乎才之不生鄭子茲行也尚當茂
有成績再取喬擢矣豈于廣文止也唐之鄭廣文
者名重當世才妙三絕而之祖也杜少陵深交厚
之有才名三十年之詠末且不免惜其坎軻嘆其
獨冷焉人之鄭廣文固可繼乎唐之鄭也而其上
遷內補猶未可重有非虔之終於擯棄流落所得

比擬是宜鄭子之忻然於行矣乎予愧無少陵之作以重之也鄭子名昂字文謙號肅齋代為容城人祖官邑令抱經術當亦無忝家世云

贈冷子歸蜀序

蜀地寥宇名都也古今寔多名士人因地而重乎地因人而益重乎陳子少探古秘向往前哲留神詞賦之宗馳想人文之奧見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之賦及大人之篇曰卓犖逸氣乎真飄飄然有凌雲之意者乎見楊子雲甘泉校獵之作曰沉思哉諷以辨乎真降太乙之精而照藜火之光者乎見

李長庚之詩曰志氣豪邁真天仙之才而淪謫人間者乎見杜少陵之歌咏曰渾涵汪洋千彙萬狀真切傷時之意而忠不忘君者乎四子之生獨步霄漢爭光日月不生於他所而皆於蜀地或寓之焉是豈偶然哉觀其神區天府氣秀地靈劍閣岷峨之重阻瞿唐灩澦之流峽錦江春色玉壘浮雲鍾和萃美英哲載生四子固因蜀地而生也然至今讀四子之作者必嘆蜀地之多才非地因人而益重乎蜀士冷子伯氏特澤仲氏特望莚葵二難媿美雙玉迺父朴庵公以賢良來令吾郡伯仲因

省覲先後至茲土陳子與之語而嘉之維厥伯氏
率易謙怡維厥仲氏清潤和粹慕交樂文崇古服
訓其仰相如子雲諸公之高致而興起者歟其得
山川之清華而炳靈者歟今二子之歸也遠遊歷
覽之餘襟懷益壯思益舒瞿唐灩澦之波濤劔閣
岷峩之峻拔錦江之流麗玉壘之高標收之胸中
放之筆下出之議論發之製作將必有追效相如
之富麗子雲之精辯太白之俊逸少陵之渾涵者
矣是則冷子者始也因鍾蜀地江山之秀而其將
來所就不尤爲蜀地江山重乎冷子之來也爲覲

父而來歆承顏而暫以事親其往也爲嚴師而往
歆考業而基于事君事親之謂孝事君之謂忠忠
孝人之大節也而冷子務之其知所重者哉冷子
之在鄆朴庵公命之擇交冷子遂時與二三友人
談二三子者皆鄆之名士端人也講學論心之外
惟近眺郊原遠挹景物俗事一無所雜有坤之得
朋之吉無比之匪人之誚冷子其賢也歟雖然往
者縣大夫貴公子亦屢至矣二三子不之友也于
冷子之賢則友之是則二三子之賢亦從可知哉
冷子之行也谷子子春吳子壽卿王子惟靜牛子

存甫輩皆冷子友也約予言以贈姑述此以重其
行冷子行矣尚期有以重蜀也哉

贈長垣尹白酒曲膺獎敘

關中酒曲子白君以明進士筮仕令蒲俶歷八月
仁膏旁流政聲上達畿內御史王君移檄於縣若
曰彰善 國之典也揚清憲之職也風衆監之柄
也予奉 明天子命監理齟政而所以肅三省察
度官者匪專以齟也予于白令取焉淪神塞歆莫
如清令其能清慎止私情莫如淑令其能淑絕賄
養威莫如廉令其能廉集事振廢莫如勤令其能

勤以是惠民民懷其愛以是貞德德斯有恒矣余
于白令嘉焉于是縣之僚吏奉檄喜動走告白君
君曰吁嗟哉人以是善加於我而我未敢以是善
足於已者志歆法乎古人也人謂我清而吾之實
清必歆如夷人謂我淑而吾之淑問必歆如臯人
謂我廉 而吾之廉必歆如孔人謂我勤
而吾之勤必歆如周夷臯周孔吾之師也吾之善
必如吾之師可也豈敢以人之褒而自足乎陳子
聞之曰美哉君子之相成也其有古道哉名者實
之符也始者終之端也玉君考實而褒其名占終

而進其始白君因譽而益懋其其實即始而益慎其終在彼者非虛美以市澤在此者非養望而延譽是交相成之道也匪但成其官實所以成天下之治也是則所當賀也獎勵未足賀能因獎而勵者實可賀也予聞訓者之說矣曰獎者崇也稱也崇其稱顧所以勸之也勵者勉也述其已能而勉其未至也能因獎而知勵則名著而心益謙官成而志靡怠將見臺史之獎不已而朝廷之旌隨之朝廷之旌不已而天子之殊擢隨之官成而天下之治亦成矣顧不宜賀乎哉倘特獎以自

晉爲真巡按肅僚糾繆一省憚之是其權今任也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以巡按而移爲按察同一晉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慎公恕之中又有更練體察者在是固不爲憲臬重乎予與公往歲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出恒山澤水之南入獲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莅任每辱示教誠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且同丙寅歲余長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

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予顧以協
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
以予之言爲蘭哉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莫難於會其全
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滌守遷民
部卽出爲兩淮師師並懋丕績速以憲副備薦門
則鷹揚虎踞卓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
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
蓋嘉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焚慎則足以履恪而弗乘之以怠詳則足以周慮
而弗窺之以忽既若此矣又基以無妄之貞行以
不息之恒占外知內卽始保終而又蘊之以誠九
德俱矣德俱則可以得民可以獲上可以最績可
以彰譽四美興矣德俱美興則致聲被獎曷有于
不速哉客曰邑令理民之職也太僕司馬之官也
今靜泉公以理民之政先受司馬之知也何歟文
岡子曰此無他此尤足以見靜泉之政本於誠也
詩曰思無邪斯馬斯臧又曰秉心塞淵騅札三千
夫以一馬之臧本於思之無邪三千之騅本于心

之淵塞是馬政之修誠心之著也由馬政以達於
民治由民治以及于物瑞由此以成格天之政享
弼亮之治入密勿之寄皆靜泉公之有事也而吾
士民焉得而不頌哉公被獎之旬日即當有入
觀之行爰書此言以爲公贈豈敢以一獎爲公榮
尤當候 天子旌賢之典考最爲天下第一賜服
錫宴爵侯拜公然後少足爲公榮也是以爲序

贈許守曹西野入覲序

嘉靖癸丑春王正月適天下伯牧述職入 覲之
歲余奉 欽命恤刑旋自關陝便道省鄆恭敬桑

梓娛志家庭卜日北展 明堂以告竣事乃許昌
四客過余訪曰有國恤刑堯之好仁舜之欽哉古
今大典也夫子之將 命也何以予曰以寬寬者
使平斷者使續何以不寬客曰請益予曰有制弛
禁則廢法縱奸則長惡何以無制客曰宜哉然吾
郡伯曹西野公之爲政得是道矣公本之以寧靜
之德行之以詳密之矩運之以敦大之體出之以
恒一之方居之以澹簡之要持之以制節之度精
而不苛寬而不縱夫寧靜足以致遠詳密足以覈
弊敦大足以敦仁恒一足以守固澹簡足以明志

制節足以貞度嚴以濟寬精以行恕政是以和政
和民服上下攸宜可以報政矣余曰願聞政之大
端容曰公之莅許也始至即省里甲之費修倉廩
之室多谷粟之儲恤流亡之氓而澤民于是乎有
政矣既而振俊乂之良闢書院之舊聚麗澤之材
督講課之業而誨士子是乎有教矣余四人者樂
親其政而服其教者也于其報政也祝頌愛戀之
切安能已於情耶余曰休哉曹公之入 覲北京
也將以其為政之迹而奏績于 朝四子之赴試
南宮也亦將以其愛教之餘而倫劄于 廷是曹

公之行價自此重而四士之行亦名自此登公亦
將以四士之所望者望四士矣詩曰愷悌君子福
祿攸宜曹公有焉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四士
其不日為 明廷之棟乎余遂書之為序以送曹
公之行曹公黃梅人庚戌進士四士為魏子環岡
李子六虛盧子許田李子靜觀俱許昌舉于鄉薦
者云

贈殿右使虛川公陟陝西左使敘

自古設官於外而方伯厥職寔崇階矣今是職列
于寰宇者十有三職果安在曰無乎不階在一官

二而已人何由理神何由歆財何由阜禮何由秩
焚何由析訟何由聽皆原于德不難于理本於有
仁不難于歆本于有誠不難于阜本于有度不
難于秩本于有敬不難于析本于有明不難于聽
本于有斷一德而六善行之者也右使筮仕為邑
諸責萃矣諸蘊彰矣然具而未大也試而弗究施
也及簡御史三巡輔省糾肅百度海內稱直貞矣
然貞而非牧也既而抗言邊事忤旨權譎落職幕
宰轉司錢穀牧矣然牧而匪崇也既而僉分臬事
督餉靈夏籌畫惟精崇矣然崇而匪優也迺擢學

憲再轉兵司文武惟允優矣然優而未蒞也迺改
潼關長叅河豫才猷益茂蒞矣然蒞而未正也殷
公遷右使而後正正而且蒞貞與牧兼焉崇與優
備焉公之蘊其見矣乎雖然右轄之任同而弗躬
視而弗事中無出納之實外有幹館之名是必遷
左轄而後右使之蘊益著予嘗稽古建官王畿千
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伯者
長也成德之稱也以其為二百一十國之長匪成
德靡以當之殷公之德善其于左轄而著矣雖然
關中名省以地則三邊四鎮極其廣濶以務則兵

馬器物尤為繁細以民則凋殘磽鹵之餘是殷公之德善尤當于陝之左轄而益著哉自是而秉鉞持衡與師保疑丞分左右又未嘗不由兩轄者而運之也予往列諫官以言事被謫嘗慕公侃侃不回之節及審恤刑獄與公始遇于陝西公曰毋以成案而拘毋以避嫌而憚予既資公以明刑矣及視理學政與公復遇于山西公曰勿以淳古為不可復勿以躬行為末務予復資公以弼教矣今公棄予以陞去然公之一德與夫六善者在焉欲取公以為表法者其從事于斯乎其從事于斯乎

贈憲長水東閔公陟右轄序

任丘閔公總憲于晉之臬八閱月遷右轄客曰相基也暫逸靜觀以蓄台輔之度三事虛席四岳咨薦矣蓋斯職位尊而事閒位尊則簡怡怡以玩心簡以持體事閒則靜息靜以蓄德息以存神四懿具焉皆大任之地陳子曰水東公一德有恒而吾未見其靜逸也少脩黌業與道偕行有勤德早登甲第明刑大郡官脩其方有敏德及擢六察耳目之任揚清貞度有恭肅德載官董學生徒斤斤激勸藻飾有明慎德一德不易六德咸備今雖右岳

何有暇逸客曰公入史館讀中秘書垂將十年木
天冊府所見益該所學益遂此之謂翰材所以養
相天下之學迨轉右轄則拱手虛心出納處分惟
左轄是聽與其籌畫罔執事權可以佔俾可以端
默故亦謂之外翰所以養宰天下之度心恭而形
則逸志勞而體少舒譬之樹果一歲歇則明年之
果必繁譬之天時春日暘則長夏之雨必多譬之
龍蛇之蟄所以爲倏然變化之神譬之鯤鵬之息
所以遂九萬扶搖之翮故曰公之暫官靜逸者所
以爲台輔之受也陳子曰噫嘻誠有是哉公之家

已光矣以一邑而言任丘爲文物之邦首相正卿
輝映先後而今一時則列昂棘者暫虛矣以一家
而言閔氏爲文獻之宗公之父負明粹之德官至
憲使泊焉而止公之叔抱遠大之器雖有百揆未
能久于位皆宜大受卿相而厄于時幾其未盡之
蘊家門鍾毓靈秀蘊蓄之極而發洩之出必有壘
映天垓駭愕宇宙爲奇祥瑰瑞于世者端在于水
東公也公聞之曰余陟官薦膺矣履盛之謂何豈
敢有他冀余父余叔以明德同耀余自顧弗式豈
敢望跨邁也先達碩德弘勛卓然名世余又何敢

逾客曰位高而惧盈者謙也思乃考乃叔而欽其明德者孝也不敢先于鄉先達者讓也而兼畜乎三者則度也有三善而將之以四懿六德水東公台相之度益著矣哉爰書此以貽之序

贈齊公雲江陞山西憲長序

雲江齊公經按察使客過于文岡氏曰齊公經濟才也用由茲大矣夫天之道陰與陽而已治之道經與權而已夫陽以濟陰而動靜全川以濟微而流峙會智以濟形而性命涵經以濟權而體用備齊公才望允著世方以經濟之用屬公公尤以經

濟之畧自任公其秉陰陽之秀鍾川嶽之靈存形智之妙達經權之理爲當代之偉人者乎權者濟經之所不足者也天下有經常可守之道三綱五典軌物固民一日不可離而有世不能變斯聖人之大經時有所當遵軌而行之則亂勢有所宜順泥而議之則惑度時審勢流通罔滯上下咸宜而卒之不畔于道斯哲人之大權故曰權者濟經之所不足者也必達此而後謂之經濟才矣文岡氏曰齊公茂著詞猷夙登甲第初宰劇邑抗厲不屈及澆臺史風鼓獨持按行三晉鷹鷂搏擊憲巡漢

蜀操履絕俗繼任藩叅豪強斂跡今擢廉訪法紀
之司尤守正不撓而經德不回矣曾未見其惟濟
以權宜客曰公之歷官不茹不吐能恕能平規準
之中曰存活法水霜之際曰有春融余每見公臨
一事議一政或至窒礙難處之地常有從容善處
之能論若傾囊游有餘刃昌黎所謂若河決下流
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
先後公才有焉公誠經而能濟者矣是故以之守
已則剛柔相濟而無暴以之莅政則威愛相濟而
無害以之明刑則情法相濟而無刻如五色相濟

而成文如五味相濟而成和不載觀易濟卦之義
乎既濟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無咎言既濟之初
進當慎也九五曰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言
既濟之後處當約也及未濟之九四則又曰貞吉
用代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言濟天下之道居當
正也齊公能濟者也于茲濟之義懼之勉矣其無
咎受福而獲吉乃理之必然者不日當入踐貳卿
超清三事膺濟川舟楫之任以弘濟時艱康濟小
民與常路丞弼同心共濟以濟斯世于奠安之域
是則公之事也予將日望之文岡氏曰公誠經濟

才也然公之氏為齊且齊人也周禮讀齊為濟有
濟量和訓之意予因公之氏之士而喜客論濟之
義足以發公之德也爰書而為之序

贈雲汀齊公陞任山西憲長序

甲寅仲冬余以刑部郎中承 上命擢司臬司督
理晉學時雲汀公以晉藩大參伯入賀 聖節禮
成出京擢晉臬按察使總司刑獄余獲侍同日莅
任三司諸公將來贈言為雲公賀以文屬予予舊
刑官也今有司教之責於我公明刑弼教之始任
安可以不文辭嗚呼 刑部而後知外按

察之重也獄者民之司命先王重之是以內設司
寇以詰姦匿刑暴亂今內之刑部是也而今外設
按察使則自唐始貞觀置十道按察使開元改採
訪處置乾元改為觀察其實一也其重今與刑部
埒蓋刑部者理天下之刑獄者也按察者理一省
之刑獄者也凡天下之獄先經於按察之鞫而後
達於刑部必按察之鞠無寃民而後刑部之駁無
疑獄書曰汝陳時臬事曰告爾詳刑臬司之任在
于詳刑而已近者民多法外之愆律有未該之犯
例成拘引之煩是故刑獄之任必明而後下無遁

情必慎而後斷無枉獄必公而後意無偏重必恕而後用無苛法智以燭下曰明敬以臨事曰慎虛以應物曰公推以度情曰恕齊公四善備者也以是按察先一省無冤民而達之刑部即天下無冤民矣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明慎乃聽獄之本也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言公恕乃聽獄之道也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憲臬之長可不重乎雖然齊公不惟克任臬憲之重而且能重乎憲臬者也公昔欽取在朝為名御史執法抗疏天下稱之繼而奉命來

晉為真巡按肅僚糾繆一省憚之是其權今任也
以內臺而轉于外臺同一法官也以巡按而移為按察同一晉地也其聽獄也于明慎公恕之中又有更練體察者在是固不為憲臬重乎予與公往歲同預臺諫之選今復同陞晉臬之官行則同途出恒山泝水之南入獲鹿井陘之道後先相望朝暮繼見者旬日及入省而同日莅任每辱示教誠所謂同寅者矣然公與余之齒具同丙寅歲余長于公兩月是公與予之同寅又有出于官爵之外而由于天定者推斯義也以往則公之與同寅有

陳文忠公集卷之四
如兄如弟之義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予顧以協
恭之助望于公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其
以予之言爲蘭哉

贈春臺趙公榮擢江右大參序

嘗謂天下之事不一而君子之才莫難於合其全
惟春臺趙公以東魯宏儒少登高第自滄守遷民
部卽出爲兩淮師師並懋丕績逮以憲副備薦門
則鷹揚虎踞自有保障之聲文武兼資而智勇俱
備豈非所謂全才也歟至甲寅冬乃擢大參江右
蓋嘉其功也於是晉之藩臬諸寅合而送之汾之

游其始有言者曰昔寇準守天雄契丹使以望重
不在中書爲疑準曰北門鎖鑰非予不可耳夫鴈
門之險不亞於天雄而公者固今之可爲鎖鑰者
也公去矣誰其嗣之繼有言者曰事固有緩有急
人亦有能有不能方今南倭北狄疊縱憑陵若公
明邊畧諳戎機而以才力見聞於 當宁也有日
則夫超陟撫臺入預機務佐本兵以殄二虜而慰
中外之望公其一也而今散用之于江右晏然之
地則掃蕩廓清之謨其孰建之愚曰二客之云似
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蓋禦侮存乎兵振兵存

平食食不充則兵隨憊矣此積貯之議徒粟之令
賈誼晁錯所以諄諄然爲漢白也首逆虜犯順以
來師老於外財竭於內大司農告乏者屢矣獨江
浙之地昔號富饒苟不得其人以經理則足用之
計且虧尚可望其折衝以禦侮耶此厥職之遷所
以不容已於公也昔漢宣歆重用望之必先試於
三輔公也器偉而量宏志高而學博其負濟時之
望久矣然則斯行也其正 聖天子所以博試其
材而將大其用者歟余每即人之好尚而覘其心
春臺嘗撰杜律測旨矣乃詩學也嘗彙扶壽精方

矣乃醫學也公推是術也以往則賦詩者可比長
城濟人者可以醫 國于大用何有哉嗚呼余尤
有一說焉足食乃足兵之原也富民斯富國之本
也故張士遜轉運江西王子明語曰朝廷權利至
矣士遜用其言人咸以爲識體公才踰於士遜適
操士遜之精思抱子明之慮素矣敢述其說以俟
公擇焉併書以贈其行

贈大叅小東馬公擢任憲長序

小東馬公以晉藩大叅進泉司憲長時藩司諸寅
以 覲京陞移咸不在省而攝司篆者則南岷王

陳文獻公集卷之八
公南岷問于董學大夫安陵氏曰東公以藩轉臬
在本省也未可以言錢常謀所以賀陳子曰以大
叅擢長憲亦循資也未足爲東公賀當爲全省之
人賀是賀也非錢也所以賀者在人也不在東公
也余之所以賀東公者有三重公知之乎客曰有
其邦重在民東公之德明以恕明以察情情以辯
獄怒以輔之民刑不濫而國本紓此可以爲群衆
賀陳子曰尚有加焉客曰虛置在吏東公之德前
以嚴靜以鎮訛嚴以禁奸奸訛不肆吏皆守法而
保厥身家底于成績此可以爲郡吏賀陳子曰尚

有加焉客曰官重在僚東公之德端以厚端以率
物厚以協恭心孚誼亮德讓師師而各譽流業美
始終不貳此可以爲群僚賀是三重者皆所以賀
東翁也所以爲吾人賀也陳子曰嘻余尤有爲東
翁之身賀者焉司寇者天下刑獄之本由司寇而
服外僚則刑以明邊圉者經畧之地由邊圉而入
省僚則政以達郡邑者六曹百務具焉天下之象
也由郡邑而陟卸輔則體以備小東公青年甲第
宰試河洛即老成即知事繼官司寇遂著聲稱治
郡成都益洪厥蘊薦陟蜀憲再補宣大俱邊圉要

地而公處之綽有餘力是刑明政達而體備者由
此省僚而撫總卿貳而台衡首百祭而登八座皆
公所素具是將有大裨益于 朝廷有大裨益于
天下生民奠安疆圉寅亮天工潤澤海內如唐之
裴郭宋之韓范端有望于公是所以賀者不止在
公之身而在 朝廷不止在一方之人而在天下
以公之德業名位不止于今之人而將並駕古之
人也余與東公同乙未榜進士且同官之久所以
知公之稔而所以擬望公之德業名位者將來端
可驗矣端可驗矣爰書以序之

贈都閩順菴賴君榮擢掌司序

武會賴君順菴晉晉閩長帥而帥閩司事莅事之
餘厥寮皆賀適陳子奉 命來任文教于臬臺乃
颺言曰君之位其益崇矣乎恒情崇則易滿滿則
易張張則易逸逸則或志沮而業隳君之心其益
慎矣乎賴君崇而能慎者也將來位益崇重不筮
可知矣其斯可賀也歟方今將帥之職外至都閩
元戎方面等威亦曰隆矣與藩臬二司追遊談讌
接跡比肩與撫按兩臺長揖而立分庭而坐體貌
亦曰尊矣下必歷衛總守備中軍然後得此上之

曰參遊曰副將曰總戎皆由此其選焉信宜賴君之崇而慎也賴君京衛羽林之曾先中武舉鄉試第一繼中會試第二歷指揮守備之銜而後專闡其古人說禮樂而敦詩書之將乎晉作三軍謀元帥歸之郤穀且曰詩書禮樂義之府也謂非一方之將耶周之盛時文武古庸萬邦為憲是以六月之師至太原而成薄伐玁狁之功古之全才固如此此乃天下之將也賴君以郤穀同己任晉地三軍之帥矣然等而上之以文武為急者取法焉奮徽化之伐踵太原之功以佐 聖天子中興

之烈則社稷俾績彪炳當時振熙後世永錫祚胤施及子孫自一方之將而拜為天下之將自一時之功而建為不世之功予于賴君望焉賴君既以武科而進夫武科之格馬步之射武也藝也論策之試文也畧也賴君兼之所以予既擬以晉國謀帥之穀又期以太原成功之甫也予司文教于晉於文舉之士則教之以射儀欵其以文而兼乎武於武胄之士則教之以經書欵其以武而通乎文諸士其咸以賴君為法亦可兼文武而取科第矣然賴君不以此自滿者也孔子六經垂訓而有墮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都鄙萊之勇尚父六韜運奇而有膺揚秉麾之氣
是則經天緯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者尤諸
士之當法也余教諸士必以宣尼尚父之文武爲
師而祭遵之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之在軍陣手
不釋書文皆其次矣賴君其必取法乎上而以二
聖爲範哉能法大聖之矩而賴君之位將益崇矣
乎是可賀也爰書而爲之序

陳文岡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